

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饶昆明 著

荒



夜

HUANG YE

中国三峡出版社

◆ 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主编：严峻 黄济人

荒 夜

(短篇小说集)

饶昆明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夜/饶昆明 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4. 10

(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2/严峻,黄济人 主编)

ISBN 7-80099-547-X

I. 荒... II. 饶...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105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

电话:(010)68218553 51933037

<http://www.e-zgsx.com>

E-mail: sanxiaz@sina.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

字数:125 千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099-547-X/I·97 定价:72.00 元(全 6 册)

本册定价:12.00 元

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编委会

组 委 会 主 任:谭建祥(重庆市民宗委主任、党组书记)

组委会副主任:罗中福(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

主 编:严 峻(重庆市民宗委副主任)

黄济人(重庆市作协主席)

副 主 编:余德庄(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冉 庄(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陈 川(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任 华(重庆市民宗委文教处处长)

冉 冉(重庆市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创委会主任)

编 委:谭建祥 罗中福 严 峻 黄济人

余德庄 冉 庄 陈 川 任 华

顾 勇 冉 冉 孙善齐 杨大矛

冉易光 阿 炳 谢再明

族群记忆的文化认同和文学表达

易 光

历史将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置放在双重强势文化的包围与剥蚀之中。一方面,它要参与并彰显大一统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民族性,以与文化全球化作平等的对话和理所当然的坚守。另一方面,主流文化(通常被解读为汉文化)又以强劲之势,引领着一轮又一轮的文化潮流,有意无意淹没着多种声音。在前者,国外的异质文化以纸质出版物、音像制品及生活方式等强势进入任何僻远之地。在后者,传统的主流文化与继起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以其合力吞噬着既有的文化地盘。将文化作为重要对象内容和精神推力的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还得面对都市文化(作为将重庆建设为西部中心城市的一项战略举措)与乡村文化(大量处于中心文化之外的边缘文化)的冲突和抉择。又正因为如此,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重庆市是全国惟一拥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直辖市。这理应成为一种文化优势和文学优势。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以一种前瞻的眼光，及时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重庆少数民族作家就在新文化背景下进行创作。随着渝东南少数民族（主要为土家族和苗族）自治区域的划定，认同民族身份，关注民族文化，成为重庆少数民族作家自觉的文化行动。重庆直辖，加快推进着这一历史进程。渝东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秦汉时便已在这块地域置州设县，开始其文明化进程。又因其地处僻远，且土司制度延续宋、元、明、清数百年，文化变迁的过程不仅缓慢而且复杂。地域的、民族的文化以边缘地位、民间形态超稳定延续，成为这一地域文化人集体无意识的重要构成。少数民族作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既新异而模糊，又与历史存在理所当然的沟通和契合。这种沟通与契合，成就了重庆少数民族作家独特的文化人格，并强化着其文学创作的自信与坚定。从文化层面看，他们清醒地看到，民族意识的强化与人的素质的提高，地域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对正在建设和完善的都市文化的调适和补充，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甚至必不可少。都市文化的时尚化和商业化对人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已然引起人们的忧思。清理发掘地域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中极具生命力的部分，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和传播，成为重庆少数民族作家参与多元文化对话与建设的历史使命。

《重庆少数民族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是重庆文学

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们的出现,不仅是一种族群的张扬,也是一种文学的张扬。吴加敏、苦金、饶昆明、何炬学、任光明、杨见六位作家,并非文学新秀,他们的作品,早见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近年的报纸、刊物,一些作品得到好评,在重庆市内外产生了大的反响。他们又是第一次出版自己的个人专集,是一次文学的郑重亮相。

以创作实践努力探索并达成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品格,是几位作家自觉的文化和文学追求。这集中表现在对这一地域少数民族所共同拥有的历史神话、族裔记忆和共同文化的认同、发掘和利用上。虽然题材体裁不尽相同,艺术风格各有差异,但他们的相当多作品,都具有复苏族群记忆、强化民族意识、复制文化内容、关注民间形式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这并不意味着将其作为普遍的倡导和评价的标准,但上述特征以整体的、系统的、充分物质化的形态显示出来,既为其他民族文学民族性的强化提供较为有益的经验,又宣示着它应该成为重庆少数民族文学赖以生存、谋求发展的根基,及已经显示出来的独特优势。

“本土写作”是入选本丛书几位作家的又一共同特色。几位作家出生、成长、生活和创作在乌江腹地这一片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是纯粹的土著。他们的民族血脉和文化养成的根在这里。他们贴近而且深扎进这里的自然与人文广袤的世界之中,吸收的文化乳汁饱满而丰富。厚积薄发,使他们恒久地自豪和自信着。他们以文学创作回报这块土地的养育,成为一种本份。这是他们惟

一的功利。他们就无须浮躁,不会犹疑。作为回报,这块土地给他们提供坚实的物质和精神的依傍。行吟的小说家和诗人们能否永远“眼里常含泪水”?“本土写作”则不仅俯视而且站立在这土地之上,意味着身与心的进入,地域生活的原生态,它们全部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生活性,才可望有更多的保留。作家才可望有对生活更敏锐的触摸和更深刻的把握。因为生活和时代的颤动就在身边。这从另一个角度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着启迪的意义。

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渐成气候。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重庆已经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实力和潜力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他们以各自的创作,形成一种整体的冲击力,成为重庆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学被一次又一次描绘为走向边缘的时候,他们显示出挑战时尚和凡俗的坚定姿态。他们需要拓展自己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他们需要创作更多的厚重之作以证明自己。但他们肯定不会在技术与物欲合击的时代颓败,从而显示出坚守的信心和力量!

目 录

荒夜	(1)
猎卡	(9)
示众	(19)
山魂	(28)
死桂	(52)
老街	(63)
逛客幽	(87)
师长之死	(106)
秦石匠的墓碑	(117)
老裁缝和他的徒弟	(131)
月光因你而明	(138)

荒 夜

夜半时分，各个窝棚前都熄了篝火，也便全熄了声息，一只野狼在密林深处凄厉地嚎叫，人皆发怵。狗没像往常那样狂吠不已，只“呜呜”几声后便不再出声。群山悄然无语。

胡大毛仍旧坐在窝棚口烧烟。他的女人睡得很死，蜷缩着身子裹在一张毛皮里，一起一伏像只母猫。她的呼噜让他心烦，他索性披件蓑衣钻出窝棚，叼在嘴上的烟头明明暗暗像只萤火虫在飞。对面坡上也亮起忽明忽暗的烟火，胡大毛晓得那家伙抽的是纸烟，是村长那龟孙带回寨子的。寨子的汉子们稀罕，拿着毛烟去换，半斤调一包，要想抽，拉一杆出来就是，方便得很，只是不大过瘾。

整个白果寨的人都说胡大毛的眼睛尖。浓厚的黑夜

他觉出有个更黑的影子移向那烟火处，旋即亮起两个红点，又彼此分开距离越拉越远，约摸是到了窝棚前头又被掐灭。此时倘若顺风，尖起耳朵能隐约听出男人发出很粗重的喘息，夹杂着女人开心的尖叫。胡大毛晓得对面坡上两家男人换了窝棚。在这守包谷的前前后后近一月当中，这事儿是常有的。只要两个男人凑在一起接上火，便彼此心照不宣地钻进对方的窝棚同里面的婆娘睡觉，天亮前又换回来，弄得鬼神不知，那些瞌睡大的婆娘连换了口味都不知晓。

胡大毛的女人不丑，只是人太干瘦，两只奶子犹如老丝瓜的干瓢子，男人都说这种奶子没多大的揪头。再过些日子就该掰包谷了，包谷一掰，这山上就冷清了。胡大毛一夜比一夜更焦急，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在期待什么，反正总觉得该有点事儿发生。今晚又这么平平常常的，胡大毛感到十分沮丧，无可奈何地又钻回窝棚，见女人鼾声越打越响，不由得他不气大，伸手就赏了她一砣：“狗日的一夜就晓得挺尸，也不晓得找点事干！”女人醒来拿眼惊恐地望着男人，不晓得他又发了哪股水。

月已西沉，残辉映照着女人那两砣干瘪松弛的肉，将那老黄掺了些银白，看上去倒也光滑。胡大毛突然来了情绪，松下裤头跨前一步就上了女人的身，弄得女人好一阵呻吟，总算没把那窝棚掀翻。完事后才又想到女人早竭了天癸，使干劲有啥用？于是他更加沮丧，仿佛失了啥东

西。胡大毛发狠地将那熊掌般的大手拍在女人黄皮寡瘦的肚腹上，痛得她嚎叫起来。胡大毛火起，踹了女人一脚，提上裤子披件蓑衣出了窝棚，拖起猎枪去巡山，此时正是野猪狗獾活动的时候。

夜静得实在让人憋闷，胡大毛长长地吐了口闷气，用那杆火枪拨开稀稀密密的包谷叶片往坡上爬。在包谷林与高高矮矮的森林之间，是片茅草丛。胡大毛看清一块突兀的岩石坐好，从烟荷包里摸出半片叶子烟，凑近嘴巴哈了口气使烟叶松软，然后摸索着卷了个卷儿，点上悠悠地品味。他是寨子惟一不与村长换烟的男子，倒不是因为他吸不惯那东西。他与村长有私怨，是那牛梭的害苦了他，让他成了绝户。他高祖那辈为躲官事从湖北逃上这白果寨，代代单传也总算传了下来，到他胡大毛这辈断了根，以后他有何脸面去会老祖宗呢？要是岩娃还活着多好哇！眼下也能扛着火杆同老子一起守包谷打野物。多乖的伢崽呀！不满周岁就开始走路，才岁多就会喊母喊爹，五岁能上山放羊砍柴割草，还敢捉毒蛇，七八岁时跑起来比狗还快，大人都撵不赢，吼起山歌来也蛮像那么回事，能把寨子那些啥东西都见过的婆娘逗弄得脸红筋胀的，骂他是条小骚牯。想到这里胡大毛不由得独自笑了起来，老子的种哪有孬的！可老天爷的眼睛比屁眼还不如，眼看儿子要得力了却害了暴症，硬是被无常捉了去。村长家那石楼房刚修起没几天，那天夜里岩娃突然昏迷不醒，身子火

烫脖子僵硬。胡大毛连夜打着火把跑了十几里山路，用礼数请来巫婆跳神。那巫婆已老得不像个人样，是滑竿抬来的，还带了两个年轻的女弟子当吼包。当师徒仨一唱二和搅得正闹热时，岩娃却抽搐着断了气。

胡大毛心头毛焦火辣的，再也坐不住了，就又拖起猎枪在茅草丛中高一脚矮一脚地乱窜。钻出茅草丛是个山垭口，这是白果寨惟一通向外界的关口。站在垭口朝寨子方向望，黑压压的什么也看不清。胡大毛还是仿佛觉出那片白晃晃的物影，他晓得那就是村长家的石屋，一楼一底白灰粉了墙，立在全寨最高处，白天一翻上这垭口就能望得清清楚楚。那石楼房鹤立鸡群般俯视着那些歪斜破旧的吊脚楼，连寨口那棵枝叶茂密的千年老白果树都没能遮挡住。平屋顶玻璃窗，两边山墙还各伸出个小吊兜。

那天老丈人拢屋那阵，胡大毛还在坎上村长家帮忙。他老丈过足茶瘾闲着无事也上来看热闹，一见那房的架式就变了脸色，估倒将女婿拉回来，阴沉着脸说：“那屋压了你家中堂，乃损家败业之气；倘若是木房也就罢了，但那是石屋，挖地三尺砌上石基，不光财源被劫还断了子脉，子孙多灾香火难续。”他听了只微微一笑不以为然，一顿好酒好肉打发老丈人走后，又跑到坎上去忙活。

天黑辨不清方向，胡大毛也弄不清自己要去哪里，不知不觉中又从茅草丛中钻进一坡包谷地，四下一瞧，才断定走拢村长家的地界了。他脑壳此时恍如被人猛击了一

掌，连夜来堵塞在他脑中的念头突然醒豁了，呼吸顿时粗重起来。

村长去乡上开会没回转，他屋头不是老就是小，能上山来照包谷的只有他那胖墩墩圆乎乎的肥女人，真是个好关口。胡大毛顾不上刀刀刀刃的包谷叶片划脸割手，摸索着朝村长家的窝棚窜过去。

“哪个？”胡大毛刚钻出包谷林，便被一杆火铳逼住，拿枪的黑耸耸的披件棕蓑衣站在窝棚口，一时辨不清男女。

“我，胡大毛。”胡大毛答应着凑上前去，认准那就是村长的女人。

“哦，是胡老哥子呀。”那女人像是舒了口大气，然后柔声说，“来坐！”她解开棕蓑衣铺在地上让胡大毛坐好，顺手抓几根干柴棍丢到火灰里，拿根棍棍拨弄着，低下头撅着圆鼓鼓的屁股吹火。燃旺火，那女人便挨着胡大毛也坐在那件厚厚的棕蓑衣上，双手梳弄着散乱的头发。

柴火在哗哗剥剥地燃，火苗子烤得人脸发烫，那女人还不时往里添柴，她没别的事好做，更无话可说。胡大毛也不说话，同那女人挨得这么近坐着，他平生还是第一次，同自家婆娘都没这样过，他只觉得那女人的身子比柴火还烫人。老不说话，胡大毛感到口里干涩，肚子里咕咕地叫得慌。“这他妈的哪门子事！”胡大毛暗骂一声，身子猛地挪动了一下。那女人正望着火出神，胡大毛这一动，

她有些吃惊，以为这男人要走，手不自觉地搭了过去，抓住了胡大毛的袖口，并颤颤地叫出声来。胡大毛见女人伸过手来，壮起胆子用熊掌般的大手将女人胖胖柔软的小手抓住紧紧地捏着，像笼子罩住小鸟，让那女人缩手不得。她还没回过神来，胡大毛另一只同样结实同样粗糙的大手，又伸进她的怀中，捏着了女人那热糍粑似的晃荡着的奶子。

胡大毛正待进一步动作，却听那女人叫了一声：“胡大哥，你是老哥子呀！”胡大毛如同被冷水一激，心头顿时凉了，涌动全身的热血倏地缩回身体深处的黑洞，连那双硕大强有力的双手也松了下来。女人闪到一边，心慌意乱地整理着被扯开了的衣襟。襟上已被扯脱两颗扣子，敞开着再也闭合不拢来，晃动着的半个肥白的奶子黑夜也掩饰不住。女人心里稍稳当了些，便又开了腔：“老哥子饿了吧，烧根包谷填填肚子要得不？”

胡大毛没答腔，只呆呆地望着女人发神，刚才还很强烈的饥饿感早已荡然无存，心里更感到空落落的。胡大毛又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不是死去的，而是还未形成生命的，就像一颗种子。“狗日的村长，我要借你婆娘的肚子下种……狗日的，我要胡家的香火……”他想不下去了，他胡大毛五大三粗的汉子握着火铳从不松手的猎人，此时却被莫名的悲哀裹缠着，那悲哀使他忧愤，却又使他乏力。

女人不敢再看胡大毛，只是蹲着身子，将包谷剥去壳在红火灰里翻烤，静静的荒夜，只听得火灰里包谷粒沉闷的爆裂声。女人的脸被火光映衬得红扑扑的，比白日里更撩拨人。过了一会儿，估计差不离了，女人用拨火棍从红火灰里将烤包谷扒出，在手掌里翻拍了几下，给胡大毛递过去。胡大毛不接，却呼啦地从眼里淌出两行热泪，大嘴也歪扯着，只是没出声，样子挺怕人的。女人更不敢看他，迟疑着缩回手，呆了半天，然后开始一排一排地把那烤得焦黄的包谷粒搓下来，一颗一颗地丢进嘴里没滋没味地咀嚼。她不时地偏过头瞟一眼那个流泪的男人，然后又低下头漫不经心地搓弄着烤包谷。

没添柴草，火堆便暗了下来。女人将手中的包谷芯扔进将要熄灭的柴灰里，拍了拍手，便站起了身，敞开的衣襟自然是敞开着，那半只白嫩的奶子又晃动起来，只是没有了火光的映照，半明半暗的像只躲避在草丛中神秘的小动物。“悖时大毛，你那尿水还挺多的啦。火都熄了，也不怕冷？”女人不自然地带着浅笑娇嗔道。最后将一根还留有余热的烤包谷塞进胡大毛的手里，自顾钻进了窝棚。

胡大毛茫然地接了余温尚存的烤包谷，一时不知道该干什么。慌乱中将手凑到嘴边，几口将那烤包谷啃得光光的，才又有些醒阳，那种日夜骚扰着他的感觉又突然回到身上，嗓子眼也干涩得厉害。柴火是真正熄灭了，只有

零星星的火炭在夜风中明明灭灭地闪动着。胡大毛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他“霍”地跃起身来，甩掉身上披着的蓑衣，跌跌撞撞地钻进窝棚，扑倒在村长女人的身上……

“这个砍脑壳的！”胡大毛的女人半夜醒来，手摸向胡大毛睡的枕头，见是空的，骂了一声，裹紧那张毛皮，又沉沉睡去。